

英语的另一半: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 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

黎志敏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体系以“英语语言形式”为中心,较少涉及“英语文化体系”,只教了英语的一半。以这种英语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各种语言技术性考试中获得高分,不过会因为对英语文化缺乏了解而在和英语本土人士的实际交际中丢分。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尝试设计了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确定了“大量、有效的英语文学原著阅读”的具体路径,以个别教育的方法进行了小规模实验。经过六年多的实验,我们取得了初步的实验结果。我们发现学生们既能够很好地了解英语文化体系,又能够很好地掌握英语语言形式,还能够和英语本土人士进行得体的交际,在完整意义上基本学好了英语。所有参加实验的同学都被剑桥大学、南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外名校录取。

关键词:英语教育;英语语言形式;英语文化体系;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2-0174-12

0 引言

如何衡量学生的英语水平?在我国英语教育体系中,相关方法简单明了:看考分。在中学阶段看中考、高考考分,上了大学之后看专四、专八(英语专业)或者四级、六级(非英语专业)考分,申请出国留学的还要看托福、雅思考分。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强力引导下,我国英语教育不可避免地滑入到了应试教育的轨道。

我国英语教学早已形成了“教学—评价”自成一体的闭环系统:教学的目的是考试,考试成绩是评价教学活动的核心指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闭环系统已经发展得十分稳定。从这一闭环系统内部,我们难以发现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中的问题,也难以促进我国英语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跳出这一闭环系统来进行观察研究。

事实上,英语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应付各种考试,而是为了帮助学生

收稿日期:2023-12-11

作者简介:黎志敏,男,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广州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现代诗学、现代文化(哲学)与现代英语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黎志敏. 英语的另一半: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J]. 外国语, 2024(2): 174-185.

理解英语母语使用者,并且让对方理解自己,简言之就是能够和英语母语使用者进行良好沟通。我们不妨从英语教育的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来检视我国英语教育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远赴英美等英语国家留学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些同学在国内就读期间各科成绩一般不错,英语成绩普遍较好,否则也无法获得出国机会。可以说,这个群体是我国英语教育体系所培养人才的优秀代表,他们的英语水平能够反映我国英语教育体系的质量。

那么,他们出国后能否和英语母语使用者良好沟通呢?相关资料表明,情况并不乐观。这表明我国英语教育体系存在深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 中国留学生的英语能力局限导致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不少研究报道指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语言文化问题”,例如阎琨和大卫·白林纳就撰文指出“中美文化与教育差异,以及语言缺陷,使得中国学生难以和美国学界人士进行有效交流”(Yan et al., 2009: 939)。《纽约时报》在一篇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学生承认“语言障碍和文化不同”是他们在国外生活经常遭遇到的挑战(Gao, 2017)。各种语言文化问题是中国留学生英语能力局限的外在表现,这些问题导致他们难以和英语母语使用者良好沟通,难以和当地人交上朋友,遭遇到生活与学习上的种种困难,有些同学甚至因此患上了焦虑症。

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在美国,很多外国留学生希望拥有美国本土好友,然而他们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任何美国本土好友。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更少拥有美国本土好友,也表现出更大的失望”(Fischer, 2012)。由于英语能力的局限,不少中国留学生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不得不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来“适应教室的学习和寝室的生活”(Fischer, 2012)。如果没有一个本土朋友,和当地人格格不入,那么就不可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只能永远做一个“他者”,学习生活的质量也会比较低。

英语能力的局限给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也造成了麻烦,据《纽约时报》报道,很多中国学生因为“难以和导师建立信任”(Gao, 2017)而备感沮丧,有些学生还“担心语言障碍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导师们怀疑他们的智商”(Gao, 2017)。导师是留学生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无法和导师进行良好沟通自然会对学生的学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据调查,英语能力的局限使得中国留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易受到“压抑”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困扰,“耶鲁大学的研究者们于2013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活动显示,美国大学学生中感到压抑和焦虑的群体占总人数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三。相比之下,美国大学里中国留学生身上出现压抑症状的人数占比为百分之四十五,出现焦虑症状的占比百分之二十九。

中国学生中具有压抑和焦虑症状的学生比例占比之高让人惊讶。这一研究数据和美国其他大学、以及澳大利亚、英国等有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学校的研究数据基本一致”(Gao, 201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英语能力局限给中国留学生造成的问题是全方位的,是十分严重的。

部分幸运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得到各方及时有效的帮助,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克服语言文化障碍。可惜的是,很多留学生得不到任何帮助,甚至有的高校为了管理方便刻意将中国留学生安排住在一起,据英国 BBC 报道:“有些中国学生希望和英国当地人有更多接触,不过他们发现他们所在的大学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努力,而是十分倾向于将中国学生安排在中国人聚集区居住……大学在帮助学生提升语言能力方面做得并不够。”(Chu, 2022)如果中国留学生总是待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那么他们永远也无法突破语言能力的局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出国留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和中国朋友待在一起,他们既缺乏跨出心理舒适区的勇气,也缺乏必要的帮助。他们虽然在英语国家留学,却基本生活在中文的语境中,这是中国留学事业中最可叹的一幕。

结合我国英语教育体系来检讨我国留学生英语能力局限的原因,不难发现以下两点:

其一,教材英语机械僵硬、缺乏温度,在交际中让人尴尬。

我国所有英语教学活动都是围绕教材来展开的,可是,教材中的英语语料量小,表现力弱,远远不能满足丰富多彩的现实交际需求。

曾有美国友人向笔者抱怨,说他只要说“How are you”多数中国学生就会回“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十分机械,让他感觉颇为尴尬,顿失进一步交流的欲望。我给他解释说:这是典型的教材英语,是同学们在国内英语教材中学到的刻板对话。它能让他们在各种考试中得分,却会令他们在实际交流中失分。

外国朋友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我们,于他们而言,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语言机械僵硬、缺乏温度,就会让对方认为我们本来就是机械僵硬、缺乏温度的人,从而失去和我们进一步交流的意愿。如果每个中国学生都使用大同小异的教材英语,那么外国朋友就会认为中国学生缺乏个性,性格扁平,没有趣味,不值得交往。

教材英语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它们仅仅在教材所设定的特定语境中才是得体的。如果学生只会教材英语,并且将它照搬到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实际交际语境之中,就会左支右绌,闹出笑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就得鼓励学生突破教材英语的局限,通过大量阅读完成足以应对各种语境的大量英语语料储备。

其二,对英语文化缺乏了解,对英语词句的文化意蕴缺乏了解,容易犯用词不当的错误。

我国英语教学体系强调在语法层面教授英语,很少涉及英语的文化内蕴,因此,学生们所学到的只是英语的扁平语法意义,而不是立体文化意蕴。在实际交际中,中国学生经常会因为对某些英语的文化意蕴缺乏了解而注意不到其微妙处,从而犯用词不当的错误。例如,如果我们只知道“black”一词的简单语法意义,不了解这个词的复杂文化意蕴,就很容易错用这个词,造成不好的后果。事实上,多数中国学生不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敏感性,对相关语言的微妙性不敏感,容易因为用词不当惹上麻烦。

在考试中用词不当,无非就是丢些考分而已。在现实生活中用词不当(尤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用词不当),就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正因为如此,一些中国留学生“常常会因为某些交流中的问题(例如一次糟糕的谈话或者写给导师的邮件中的措辞错误)而担心得整夜睡不着觉”(Gao, 2017)。其实,能够意识到自己用词不当的还是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他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语言使用的反思能力。那些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言问题之前,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排斥出许多社交圈之外了。

对英语文化了解不够,不仅会让我们在使用有声语言时犯错,还会让我们在使用无声语言时犯错,而且后一问题更难预防,更难克服。所谓无声语言,就是身体语言。有语言学家早就指出,人们在交流信息时,有声语言所起的作用仅占 7%,声调和面部表情等身体语言所起的作用则分别高达 38% 和 55% (Mehrabian, 1967: 252)。所有语言学家都认可身体语言在交际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可惜我国英语教学体系却还没有关注到它,这导致中国学生容易犯一些无心之错,例如吃饭时吧唧嘴,用完马桶后不清理马桶,盯着别人看,出门时身后有人不扶一下门,在正式场合身着便装,等等。这些不当身体语言会被认为是缺乏修养,相关人员也会被悄悄标记为不受欢迎的对象。

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在于深度了解英语文化,深刻把握英语语言(包括有声和无声语言)的文化意蕴,能够像本土人一样敏感地体味到英语的微妙之处。

2 我国英语教育体系的成绩与局限性

为了研究我国英语教育体系中的问题以促进其发展,笔者曾观察走访了 16 位国内优秀学者,包括 11 位医生、一位生物学教授、两位教育学教授、一位音乐教授、一位科研工作者。他们都学有所成,在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除了两位医生外,其他人都曾在海外访学一年或一年以上。笔者是在海外访学期间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结识的。访学期间,他们

以英语和当地人进行交流。

笔者发现,他们都能流畅地阅读专业英文文献,并且都已积累了很大的英语专业文献阅读量。其中有九位学者已在其专业的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过英语论文,有六位近五年每年都有英语论文发表,产量最高的F医生近五年每年平均发表高质量英文论文达到五篇以上。可是,在这16位优秀学者中只有一位能够比较自如、自信地用英语和英美本地人聊天交流。F医生能够撰写很长很复杂的英文专业论文,可是,他对撰写只有寥寥几十个英文单词的电子邮件却缺乏信心,他有时会让笔者帮他润色英文邮件,笔者也总能发现一些用词不当的问题。

这批优秀学者和国外中国留学生有同样的问题,即不善于用英语和当地人进行日常交际。和留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已经赢得了一些外国友人的尊重和友谊。少数外国朋友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逐渐理解了他们使用英语时的用词特点,并主动选择忽视了一些用词不当的问题,之后也能够和他们较为流畅地交流并建立友谊了。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中国优秀学者群体能够流畅地阅读英文专业文献,撰写复杂的英文专业论文,却难以用英语从容应对貌似简单的日常交际活动呢?如何改进这一状况呢?

任何语言都是由语言形式和语言的文化背景体系所构成的,用一个公式可以简单地表达为:

语言 = 语言形式 + 文化体系

汉语可以表达为:汉语 = 汉语语言形式 + 汉语文化体系。英语可以表达为:英语 = 英语语言形式 + 英语文化体系。依此类推。

在这一公式中,“语言形式”和“文化体系”不是相互平等、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为实现文化功能而被创造出来的。只有具有文化内涵的语言形式,才能有效地实现交际功能。从本质上来看,语言是一种“文化生命体”,语言的生命力源于其背后的文化体系,离开文化体系的语言没有生命力。汉语如此,英语也是如此。

最能体现“语言形式”从属于“文化体系”的是身体语言,尤其是那些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不同意义的形式相同的身体语言。例如,同样是“大声说话”,在中国饮食文化体系中常常被认为是“开心”“热情”,而在西方餐厅则会被认为是“粗野”“无礼”;又例如,在西方学生见导师时化妆被认为是对导师应有的尊重,而在中国则一般被认为没有必要,甚至会被认为是“矫情”。由此可见,语言形式的意义既不是固有的,也不是确定的,而是由文化体系阐释、决定的。

中国学生是在汉语文化体系中通过学习英语语言形式的途径来学习英语的,他们学到的英语基本上是由“英语语言形式”和“汉语文化体系”所构成的,是“汉化英语”,而不是由“英语语言形式”和“英语文化体系”所构成的地道英语。所谓“汉化英语”,简而言之就是在汉语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用英语形式表达出来的语言,用一个公式可以简单地表达为:

英语语言形式 + 汉语文化体系 = 汉化英语

学界早就注意到了“汉化英语”现象,有学者还将它区分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两种类型,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式英语则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李文中,1993:18)“中国英语”被认为可以接受,是正确的英语,而“中国式英语”被认为不可接受,是错误的英语。

将“汉化英语”区分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无益于回答笔者所关注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优秀学者群体能够流畅地阅读英文专业文献,撰写复杂的英文专业论文,却难以用英语从容应对貌似简单的日常交际活动。

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根据语言的文化敏感程度,将“地道英语”(英语语言形式 + 英语文化体系)和“汉化英语”(英语语言形式 + 汉语文化体系)分别大致区分为两个部分,即“文化不敏感部分”和“文化敏感部分”。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论文中的语言较少涉及文化价值判断,具有较少的文化情感内涵,属于“文化不敏感部分”;而各种人文作品(包括日常交际)中的语言常常涉及文化价值判断,具有丰富的文化情感内涵,属于“文化敏感部分”。中国优秀学者在阅读、撰写专业论文时所涉及的语言属于“文化不敏感部分”,此时的“汉化英语”(英语语言形式 + 汉语文化体系)和“地道英语”(英语语言形式 + 英语文化体系)几乎等值,因此,他们就能够使用自己学到的“汉化英语”顺利地阅读、撰写英文论文。可是,在日常交际活动中,“汉化英语”(英语语言形式 + 汉语文化体系)和“地道英语”(英语语言形式 + 英语文化体系)受到双方文化体系的影响很大,因此,只会说“汉化英语”的中国优秀学者和留学生就容易犯文化错误,容易使用不得体的英语,从而造成误会和尴尬了。“汉语文化体系”和“英语文化体系”也有一些共通之处,在这些领域,中国优秀学者和留学生能够比较顺利地和当地人进行交流。而在“汉语文化体系”和“英语文化体系”不同的领域,中国优秀学者和留学生如果不了解相关差异,就很容易犯错。

如何帮助我国的英语学习者掌握“文化敏感部分”的英语语言呢?答案是:帮助他们深度了解英语文化,帮助他们以“英语文化体系”来置换他们所学的“汉化英语”(英语语言

形式+汉语文化体系)中的“汉语文化体系”,从而最终帮助他们学到“地道英语”(英语语言形式+英语文化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对当前以“以英语语言形式”为中心的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深化改革,确立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

3 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实践报告

为了在实践中检验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理念,我们于2016年春设计出了一套具体的实践模式,至今经过六年多的实验,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实验结果,特报告如下:

针对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体系中英语语料量小、表现力弱、学生对英语文化了解不够、容易用词不当等问题,我们采取的基本应对策略是:进行大量、有效的英语文学原著阅读。根据在于:(1)通过大量原著阅读,阅读者会获得海量的英语语料储备;(2)英语文学原著中的语言对文化高度敏感,最能帮助阅读者深度理解英语文化;(3)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阅读者通过品味同一单词在诸多不同语境中的意义与情感表达,能够获得良好的文化语感,从而学会在不同语境中得体地使用英语语言。

我们根据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来推荐阅读书目。我们着力引导学生领悟英语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以将学生培养为阅读的“乐之者”作为最高理想。一旦学生养成了阅读习惯,我们的教育目的就已经达到,教育过程就已经完成,老师就可以放心地退出了。

我们认为“一对一”的平等对话模式最有利于启迪学生的智力,促进他们的个性发展;也最能够帮助学生走进作品、享受作品。“世界上最为高明的教育,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育,也是孔子的对话式教育”(黎志敏,2015:85)。因此,我们确定以“一对一”的基本模式来进行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实验,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学生阅读活动的有效性。

我们反对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坚持英语教育的长期性,倡导锲而不舍的长期阅读。力求引导学生形成阅读习惯,将阅读培养为终身爱好。

迄今为止,在高考前参加本实验项目一年以上并且已经参加了高考的学生共计15名,他们分别考上的大学是:(1)内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暨南大学、中山大学(2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青岛大学、中南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2)港澳台地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高雄医学大学;(3)国外: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英国剑桥大学。

以下三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小 L 同学是本实验项目的第一位学生,他的阅读量最大。从 2016 年春至 2022 年夏,他一共阅读了 60 多本英语原著小说。2022 年他参加高考,如愿收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本项目中的大量读书积累,是他成功申报剑桥大学的重要支撑。

小 Z 同学于 2018 年夏进入该项目,至 2022 年夏她一共阅读了 30 多本英语原著小说。她在国内某国际学校就读,今年收到了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括美国南加大的比较文学、英国圣安德鲁斯的比较文学与英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比较文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英语专业等。这一个案表明:中国学生在国内通过大量的、有效的英语原著阅读,英语水平不仅可以达到英美本土学生的水平,而且可以超过绝大多数英美本土学生,直达英美本土学生中佼佼者的英语水平。这是我们在开始做这个实验项目之前没有料到的。

小 S 同学高一参加本实验项目时英语总是在 60 分左右徘徊,据他妈妈说是属于哑巴英语一类。两年之后的 2022 年,他的英语高考成绩为 118 分,如愿考上了双一流大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员专业。这一个案表明,英语原著阅读能够有效地帮助对英语“无感”的同学找到感觉,并稳步提高英语水平。

经过初步总结,我们发现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至少有如下三大功效:

其一,大量、有效的英语文学原著阅读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考分,所有参加该实验项目的同学在高考中都取得了满意的分数:原来基础不好的同学在参加该项目后考分大幅提升(例如小 S),原来基础本来就好的同学则都获得了高分(例如小 L 同学以 148 分的成绩获得他们学校的单科状元)。不仅在高考中,而且在托福、雅思考试中他们也都有不俗的表现,例如小 Z 在托福考试中获得 115 分,小 L 在雅思考试中获得 8.5 分。这样的托福、雅思的成绩,是国内大部分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也难以取得的。

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体系着重英语语言形式的教学,它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获得高分。实验证明,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也能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而且,因为这种模式帮助学生们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所以学生们的考分更高,也更稳定。

其二,通过大量、有效的英语文学原著阅读,学生们能够全面了解英语文化体系,深刻理解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从而轻松地适应英语国家的留学生活。本项目中三位出国留学的同学都能使用得体的甚至还颇有文学之美的英语和当地人交流,这让他们很容易获得当地人的好感,赢得他们的友谊。在港澳台或者国内联合办学高校就读的五位同学需要上不少全英课程,对此他们很容易适应,而他们的一些同学则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逐渐适

应全英课程,这让他们在大学学业竞争中拥有了很大的优势,能够轻松地名列前茅。

该实验项目证明,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能够很好地弥补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体系的短板。

其三,在大量阅读、讨论英语文学原著的过程中,同学们的理解力和思考力得到磨砺,眼界得到拓展,智商和情商得到发掘,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更为深刻,综合人文素质得到大幅提升。例如,有学生的亲友反馈说,原本沉默寡言的孩子在大量阅读之后逐渐变得活泼、健谈了起来。经调查发现,同学们更善于思考问题,独立决断,对自己生活的把握能力越来越强了。特别让人开心的是,所有同学在高考中都表现得十分稳定,有五个同学的家长反映小孩在高考中考出了高中三年中的最高水平,表现出了优异的心理素质。

通过对参加该实验项目同学的观察、调查、走访,我们在诸多细节中发现了同学们身上的诸如独立、自主、友爱等优秀人文品质,这些优秀的人文品质将照亮他们的人生路程,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明天。

在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实验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三点:

(1)学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存在进入状态难、品出味道难、乐在其中难、持之以恒难等问题。该实验项目自开创以来,有七位同学进入项目之后不到三个月就放弃了。我们回访时,有的说读不懂(而且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弄懂),有的说能读懂但不明白读懂了有什么用。我们听到的原因很多,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无法沉下心来坚持阅读。还有五位同学是在坚持了一期(每期六个月)之后放弃的。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学生一般需要阅读4~5部英语文学原著才能逐渐爱上阅读,才会开始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坚持一期只能读完1~2本,这时放弃说明还基本处于对阅读无感的状态,未能达到本项目的最低要求。这也是我们在汇报该实验项目结果时只统计在本项目学完二期或以上的同学的原因。

只要学生能够品出味道,能够乐在其中(即达到“乐之者”的境界),就不难持之以恒了。小L同学是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切入的,这套书一共七本,小L读了几部之后,就开始爱上了阅读,并且多次不由自主地赞叹读书比看电影有趣多了。读完《哈利·波特》之后,他又开始阅读《霍比特人》《指环王》等奇幻小说的英文原著,乐在其中,逐渐养成了阅读习惯。进入高中后,他开始阅读海明威、马克·吐温、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优秀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进一步提高了阅读品味。直到高考前几天,他还习惯在睡前看半小时的英文小说。对他而言,看小说早已不是一种费神的学习,而是一种帮助大脑放松的休息了。小说的最大功能本来就是帮助读者休闲放松的。

如何帮助更多同学爱上阅读,帮助他们从英文小说阅读中找到乐趣和放松,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2)功利化的学习思想根深蒂固,部分家长和同学将英语原著阅读只是视为一种增分手段。本来,为考试增分不是我们为实验项目设定的主要目的,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该项目竟然具有十分优异的增分能力。某重点中学同学的英语成绩一直徘徊在班内十名左右,在参加该项目不久之后的一次考试中,他的英语成绩居然位居全校第一。他爸爸在第一时间和笔者分享了这个喜讯,笔者一方面为该同学取得的优异成绩开心,另一方面也担心他太在乎英语文学原著阅读的增分效果。可喜的是,他在考上大学之后仍然坚持着英语原著阅读,似乎已经渐渐地乐在其中了。

有几位同学的英语基础不错,阅读英语文学原著也很用功,提交的读书汇报也很精彩,可惜实用思想太重,目标性太强,在坚持了三、五期之后就不再坚持了。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阅读量已经足以让他们在各种考试中得高分了,在托福、雅思中也能轻松获得高分。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考试中获得高分仅仅只是一粒芝麻而已,通过大量、有效的阅读来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才是真正重要的大西瓜,阅读量越大,收获的西瓜也越大。

(3)为了确保实验质量,我们在实验过程中采取了“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老师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给予及时指导,及时帮助他们克服阅读中的各种困难。可是,我国学校教育主要采取的是班级授课制,如何在学校推广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是我们十分关切、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议题。我国当前的英语教育体系和班级授课制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彼此已经高度适应,这使得班级授课制必然会对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产生抵触。如何克服这一问题,也需要认真研究。

在很多技术细节方面,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体系做得很好,例如统一的大纲、标准化的考试、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等等,这些都是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体系所不具备的。后者注重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没有也不主张标准化的考核办法,因此需要开发出一套让人信服的评价模式。解决好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 结语

美国硅谷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里聚集着大量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人才,他们都很努力,也都很优秀,可是,他们中间最终能够进入公司管理层乃至当上高管的印度人远远多于华人。为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来自中国的人才的英语文化素养和英语交

际能力比较受限,使得他们在和印度人的竞争中落于下风。追根溯源,问题出在当前我国的英语教育体系这里。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前我国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难以进入管理层,朋友圈较小,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各个领域的优秀专家在国际上发挥与其真实实力相当的影响力。

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体系着重教授“英语语言形式”,很少涉及“英语文化体系”,这其实只教了英语的一半。在具体教学工作中,体现为“重视实用技术训练,轻视文化素质培养”。国内学界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不少文章来进行研究讨论,例如胡文仲等(2006,245)指出“我国英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虞建华(2010,16)批评了当前英语教育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提出要“重树人文学科的权威”,蒋洪新(2010:13)撰文呼吁注重“广博的阅读”,等等。

本文在学界同仁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汉化英语”和“地道英语”的构成,从理论上阐明了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体系的问题所在,并且提出了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体系,主张以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为核心,同时兼顾各种实用目的。教育的核心永远在于文化素质,至于各种实用目的,不过是被顺带实现或者也不一定实现的次要目的而已。如果以实用目的为中心,甚至以实用目的遮蔽了文化素质的培养,那么就只能停留在“教学”的低层次,而达不到“教育”的高水平。只有以语言的文化生命为中心,重视推动学生的个性以及整体文化素质发展的英语教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教育”。

“英语文化体系”和“英语语言形式”具有主从关系,以后者为中心的当前英语教学体系只教了英语的一半,并不能帮助学生真正学好英语。通过对国外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优秀学者群的调查,证明当前以“英语语言形式”为中心的英语教育体系事实上导致学生的英语能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和英语本土人士的实际交际中经常犯错。相反,因为“英语文化体系”和“英语语言形式”具有主从关系,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并不是只教英语的一半,而是教英语的全部。我们在长达六年多的实验中发现,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够在各种考试中获得更高分数,而且能够使用得体的英语在现实生活中和英语本土人士流畅、愉快地交流。

我们在实验中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即运用“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模式帮助学生“进行大量、有效的英语文学原著阅读”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供有条件的家庭和学校参考。至于如何在学校推广以“英语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如何使之与“班级授课制”相适应,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 Chu, Ben. 2022. Why are Chinese students so keen on the UK [EB/OL]. *BBC News*. <https://www.bbc.co.uk/news/uk-scotland-60587499> (accessed 13/03/2022)
- Gao, Helen. 2017. Chinese, Studying in America, and Struggling[N]. *The New York Times*, 12/12/2017.
- Fischer, Karin. 2012. Many Foreign Students Are Friendless in the U. S. , Study Finds [EB/OL].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many-foreign-students-are-friendless-in-the-u-s-study-finds> (accessed 14/06/2012)
- Mehrabian, Albert & Susan R. Ferris, 1967. Inference of Attitudes from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Two Channels [J],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3): 248-252.
- Yan, K. & D. C. Berliner. 2009.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ademic stress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 939-960.
- 胡文仲,孙有中. 2006. 突出学科特点 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 *外语教学与研究*(5): 243-247.
- 蒋洪新. 2010. 人文教育与高校英语专业建设[J], *中国外语*(3): 10-13.
- 李文中. 1993.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4): 18-24.
- 黎志敏. 2015. “对话”剑桥:有关“对话”的故事与理论[J]. *学术评论*(5): 80-85.
- 虞建华. 2010. 谈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走向”问题——兼及英美文学教学[J]. *中国外语*(3): 14-18.

The Other Half of Englis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glish Education Centered on the English Cultural System

Li Zhimin

Abstract: The current system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is centered on the linguistic form of English, with little reference to the English cultural system, which teaches students only half of whatever English should be taught. The students trained in this system could get high scores in all kinds of exams of linguistic skills, but they could not do a good job in actual communication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culture.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we designed an English education model centered on the English cultural system, with identification of the specific path of extensive and effective reading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e have conducted a small-scale experiment in which students are tutored individually. After more than six years, we have achieved encouraging preliminary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educated in our program are not only able to master the linguistic form of English, but also able to well understand the English cultural system, which enables them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appropriately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at means they have grown to be a qualified English learner. All the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experiment have been admitted to prestigious college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others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English education; the linguistic form of English; English cultural system; theory; practice

责任编辑:朱晓云